

寸心惟报国，重读艰难岁月的时代答卷

电视剧《那些年，我们正年轻》把青年观众的视线引向“两弹一星”岁月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我的儿子在北京工作。每次他寄信回家，信封上都写着北京xxx信箱。”
“我的女儿近在眼前，但只有组织上清楚我们的关系。这次试验九死一生，而我只能在她肩头轻轻一按。”

母亲的独白、父亲的内心，它们没透明地指向什么事，却又在时间的解密下，把关于青春和使命的真谛都讲完了。《那些年，我们正年轻》正在北京卫视播出，行到这两处时，观众很难禁锢住情绪。母亲是平凡的中国妇女，她的儿子叫马朝阳，从北京的大学毕业后，儿子一年到头见不了几回，幸好有信可宽慰。那位父亲是女儿的直属上司，女儿跟妈妈姓，叫作向晴，她很优秀，是“五院”能够信任的青年骨干。但越是明白，父亲越担忧女儿的生死——他们是要为“两弹一星”筑起永恒根基的人。

马朝阳、向晴、张利军、陆若文，电视剧从这四名年轻人讲起，把荧屏外青年观众的视线拉向他们熟悉又陌生的名词：三线建设。那是一段共和国无法忘却的记忆。剧中的专家发愿：“到了那一天，我坚信，走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你都会看到‘中国制造’！”

今天，就是梦想照进现实的“那一天”。

听一听，山河岁月里来自父辈祖辈的誓言

“美国人说，中国至少五年内不会有运载核武器的工具，因为美国和苏联都用了12年。”电视剧一开始就把观众引入了时光隧道。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中国将核导弹升空提上日程。为打破外国对中国自主研发核弹时间的预测，专委会研究决定，要把核导弹研发时间由美苏预测的十年八载缩短为五年。而会议的最后，一个声音表态：“三年，我们就用三年时间让核导弹上天。”历史记得，声音的主人叫钱学森。电视剧里，他化身乔院长。

乔院长身旁，目睹女儿牺牲的司令员，最后英年早逝的高占武，为技术穷经皓首的刘连柱以及一众青年，剧中人，都是中国航天史上有诺必践的英雄。半个多世纪前，党中央一声号召“好人好马上三线”。一批批学有所长的中青年背上行李，登上西去的红色铁流。从此，祖国的大西南，偏僻的山川河流交错成一个个番号，许多人隐姓埋名地来，来了就是一生，为新中国的导弹和火箭研发事业“献完青春



电视剧《那些年，我们正年轻》剧照。

献子孙”。

该剧制片人铁佛是四川人，巴蜀大地里隐秘而又伟大的事业，他从年少时就曾感知过。正因为此，铁佛力主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往事，因为“凡真诚的东西，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不合时宜”。翻开该剧的创作大事记，七年创作征途上，记录最多的就是一个“实”字：抢救式实地采访了事件亲历者，到“两弹一星”研究基地之一的绵阳实地取景，在邓稼先工作过的防空洞实地拍摄，在曾生产榴弹炮的工厂旧址实景搭建剧里的军工厂；甚至，为了重现当年导弹与火箭发射的过程，剧组还从中国档案馆、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甚至国防科工委资料馆等处购买真实影像资料的版权。

当时间早已揭开“三线建设”的秘密，《那些年，我们正年轻》抓牢一个“实”，只是为了给今天的年轻观众凿通历史的回音壁，让他们听听山河岁月里来自父辈、祖辈的血色誓言。

剧中的乔院长说：“我们的火箭不仅可以装原子弹、装氢弹，还可以送人造卫星上天，送宇宙飞船上太空。用我们的所学造福人类，这是我们搞航空的人最大的心愿。”他们念兹在兹的，不止于和平的话语权，不止有10年、20年、30年国力的强盛，而是牵挂着整个人类的福祉——一代代中国科学家的情怀与初心，概莫如外。

问一问，今天的时代需要我们以何许国

剧集前半段有个主角名为“DF2”，它为整个“五院”心头所系，也被敌特分子觊觎，年轻儿女还为了它誓言“导弹不成功，绝不谈恋爱”。但剧中却曝光了它首次发射后发动机起火失败坠地的镜头。为什么？

答案写在纪录片《军功记忆——航天60年》里。“DF2”指代“东风二号”，它是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种弹道导弹。事故的直接原因在于初始设计上的重大失误，但收获是中国自己走完了一个导弹系统工程研制的全过程。

电视剧不仅复刻历史答案，还试图给出富有时代内涵的阐释：当中国人甩开“拐杖”，开始独立规划航天发展路径时，失败固然痛苦，可每一次失败都是中国航天事业归零纠错的新开端。

为了每个新开端都更上层楼，剧中，擅长管理的张利军一度被调离研究一线，去厂里培训新进的技术员，虽然他需要与亲密的战友、核心的研究暂时分离；为更合理地配置资源、开展工作，一双双搞技术的手也纷纷下田锄地、自给自足，虽然知识分子偶尔会纠结；为了按照科学的节奏推进研究，为把基地从一所大军营建设发展为一座真正的科学城，“五

院”许多人需要脱下军装换上工装，虽然第一个取下肩章的便是惟愿戎装一生的高占武……

“心有大局，至诚报国”，电视剧里并没有哪句台词如此直抒胸臆，但谁都能从剧中人的一次次选择、蜕变里读懂“一寸赤心惟报国”的画外音。在新中国最艰难的岁月，数十载饮冰、热血难凉，老一辈科学家给出了他们的时代答卷。

张利军的扮演者杨烁回忆，出品人马中骏递来剧本时，自己正腰痛缠身，只能躺在地板上。他跟父亲讲，给我说说爷爷奶奶的事情吧，父亲却把他拽到楼下遛弯，指着天上说：每颗星都是一个。当所有人的青春一齐闪耀，我们的天空星河璀璨。剧里，他有段台词让人好像看到了那满天星光。张利军说：“我们大老远跑到穷山沟里为什么？不是‘报效祖国，奉献青春’背口号……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们都老了，但在‘中国制造’四个字上，我们能看到自己的汗水，自己的梦想年华。”

山以险峻成其巍峨，海以奔涌成其壮阔。钱学森、邓稼先、郭永怀等“两弹一星”元勋已为后人树起精神丰碑。今天，“两弹一星”精神经由一部电视剧再入观众视野，其实是叩问每一个年轻人——和剧中人同龄的你我，当以何许国。

上海广播节9月26至30日举行

今年首创中国声音大会

本报讯（首席记者王彦）2018上海广播节将于9月26日至30日举行，主题“用耳倾听，用心倾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将连续第四年汇聚海内外广播电台于一堂，共同探讨广播行业创新发展，并精心打造一系列品牌演出与听众互动，以期成为上海进一步打响文化品牌的一股推动力量。

昨天，上海广播节组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各项活动安排。其中最受瞩目的，当属今年首次举办的中国声音大会。9月28日、29日，2018中国声音大会将以“5G时代的声音乐宴”为主题亮相，活动包括9月28日上午的“2018中国广播创新融合案例发布盛典”，当天下午以“新广播·新传播·新价值”为主题的2018阿基米德新媒体高峰论坛，以及9月29日的两场业界论坛等。届时，互联网、科技、传媒企业的负责人，人工智能与物联网领域的权威专家，音频产品与内容营销界资深人士等都将会登台，分享他们对5G时代广播行业与音频产业发展前景的思考。

除了今年首创的中国声音大会外，

以往三届上海广播节已积累了不少品牌活动。在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大背景下，今年这些活动、展演将继续打磨，争取用声音的力量传播优秀文化，传递人文情怀。

比如连续四年登陆广播节的《九州百戏》汇演活动，此番会以新话题、新视角亮相，推出《九州百戏·知音》全国戏曲名家名票汇演。演出将汇聚各地名家名票，票友唱主角，名家甘为绿叶，讲述“知音”背后的故事，展现优秀传统文化“深扎”的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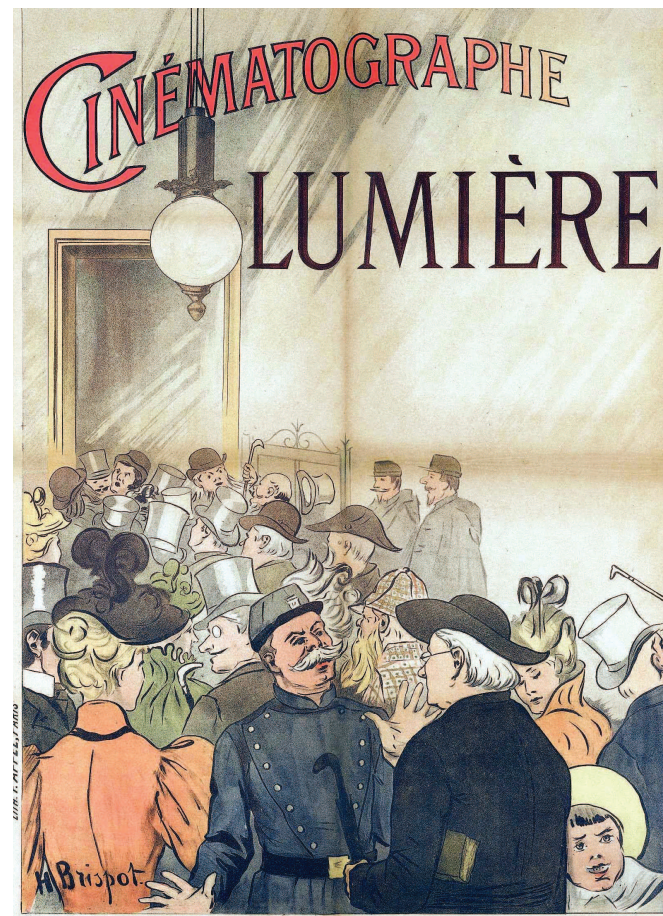
此次广播节，星期广播音乐会携手上海轻音乐团和多位杰出音乐家，筹划“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上海轻音乐团专场音乐会”，将献上近40年来中国流行音乐之精华，回望岁月变迁，聆听“风从海上来”。

此外，以“声动未来”为主题的第十四届“东方畅想”全球华语广播短音频创新大赛，《最爱金曲榜》“爱在东方美谷音乐盛典”，2018阿基米德声音盛典，上海广播现场秀等一系列活动也将在广播节期间举行。

海外视点

第一张电影海报月底在伦敦拍卖

预计成交价在4万至6万英镑



电影史上的首张海报，用于宣传巴黎的一场放映会，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人们进场的画面。（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王筱丽

电影史上的首张海报将于本月底在伦敦苏富比进行网上拍卖，这张海报用于宣传巴黎的一场放映会，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人们进场的画面，海报成交价预计将在4万至6万英镑之间。此外还有其余160多张早期珍贵电影海报将参与此次拍卖。

海报上讲述的正是1895年12月28日在巴黎卡普辛大街14号咖啡馆地下室“印度沙龙”内发生的故事——世界上第一批电影在此诞生。由卢米埃尔兄弟两人创作的《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拆墙》《里昂贝尔库广场》《火车进站》《婴儿的午餐》《水浇园丁》等12部影片在沙龙内的白布上进行了放映。虽然这些短片每部只有50秒，但足以让这一天载入电影史册。

参加放映会的一位记者曾这样报道：“一辆马车被飞驰的马拉着迎面跑来，我邻座的一位女客看到这一景象竟十分害怕，突然站了起来。”此后，这一天便被定为“电影生日”，而影片的创作者卢米埃尔兄弟俩则被誉为“现代电影之父”。

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哥哥奥古斯塔·卢米埃尔与弟弟路易斯·卢米埃尔自幼在父亲开设的照相店长大，两人改进了爱迪生发明的“西洋镜”后于1895年制造出了仅重5公斤的活动摄影机，这个机器集电影拍摄、冲洗、放映功能于一身。虽然卢米埃尔兄弟始终认为自己只是科学家大于艺术家，但两人的影片赋予了电影“讲故事”的特性，为日后的电影发展奠定了基础。

1895年12月28日，卢米埃尔兄弟俩本计划邀请巴黎各界名流以及媒体，并准备了100张椅子，但不少人纷纷谢绝，最后只来了不足30人。不过这些影片播出后随即就引起了各方关注，在次年的1-2月就有2000人来到卡普辛大街14号的地下室观看这些影片。数月过去后，卢米埃尔电影院已经开遍了欧洲的主要大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12部影片中的《水浇园丁》被称作“喜剧片的鼻祖”，电影片取景于一个花园，描述了一个在浇水的园丁和一个调皮的男孩互相追逐的场面。此外，兄弟二人的《代表们登陆》和《假扮行人》也被看作是“追逐电影”和“新闻电影”的雏形。

曾创下在沪连演百场纪录

悬疑话剧《死亡陷阱》再度归来

本报讯（记者童薇菁）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和捕鼠器戏剧工作室联合打造的悬疑话剧《死亡陷阱》近日在美琪大戏院上演。该剧出自美国作家艾拉·莱文之手，曾在百老汇连续上演1800余场，深受观众青睐。而《死亡陷阱》中文版也已有18年，在2002年的演出中，创下了在沪连演100场的纪录。

故事发生在18世纪90年代的一栋美式郊区别墅里：江郎才尽的百老汇悬疑剧作家西德尼，正利欲熏心地窥视自己学生克里弗德创作的剧目《死亡陷阱》，满心期待将此剧署上自己的名字以在百老汇重振雄风。为了达到目的，他铤而走险，将克里弗德诱至家中并设计将其杀死，妻子萨拉目睹了一切。但神秘的邻居意外拜访，打乱了局面。

艾拉·莱文是美国著名的悬疑惊悚小说家，他一生获得过三次爱伦·坡奖，更于2003年将被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的最高荣誉——MWA大师奖收入囊中。该剧自1955年首次颁发给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开始，每年仅授予一位作家。

中文版《死亡陷阱》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青年导演林奕执导，本轮演出由周野芒、贺坪、赵思渊、尤美、李建华等演员联合主演。剧中，周野芒扮演风光不再的悬疑剧作家西德尼，与贺坪饰演的年轻编剧克里弗德斗智斗勇。

和许多悬疑剧仅以声光电等舞台特效“吓唬”观众以求获得惊悚效果不同，《死亡陷阱》更强调的是通过构思精巧的情节铺垫，以步步推进的方法，将观众带入剧情之中。细腻多变的舞台声效也是该剧的亮点，台上时能听见鸟鸣鱼叫的煦声宁静，时而又电闪雷鸣风雨交加，随着剧情的快速展开，紧张的气氛逐渐在剧场蔓延，挑战着台下观众的感官神经。《死亡陷阱》本轮演出将上演至8月26日，并将于11月前往杭州、西安、北京等地巡演。

中国“漫画界三老”之一、著名漫画家方成逝世

他的漫画，将世态人情表露无遗

■本报记者 李婷

昨天上午，著名漫画家方成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而在前不久，他刚刚迎来自己的百岁寿辰。作为中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漫画家之一，方成与华君武、丁聪并称为中国“漫画界三老”。他的漫画事业从上海起步，与这座城市有着不解之缘。

作品构思奇特，让人在会心一笑之余久久回味

“怎么会?!”当消息第一时间从北京传来，作为方成故交的沪上漫画家天呈一时没缓过神来。“老爷子还是很很硬朗的，只要身体允许，他几乎每天都写一幅大字，足有4尺，还由家人晒到朋友圈。我看到后开玩笑说，您给我写一幅吧，他立马答应了，说写了后让继红（方老儿子）寄我，果然没几天就收到了字。”前段时间有消息说方老情况不妙，但后来又脱离危险。“这一次终究没挺过去。”天呈记得最后一次见到方老是2016年，去方老家拜访，一起吃了顿饭喝了点小酒。那天，两人还合了个影。“拍照前，方老说，‘慢，让我穿件衬衫’，收拾妥当才面对镜头。没想到这是我们最后的合影。”

“幽默是一种处世之道，也是养生之道，漫画便是一门将幽默语言用画表现出来的艺术。”这是方成生前常说的一句话。他创作的《武大郎开店》《官商》《不是天灾胜似天灾》等一大批漫画，透过熟练的线条，独特的造型，把各类典型形象汇诸笔端，仿佛一面时代的镜子，又如一把社会解剖刀，将世态人情表露无遗，在中国漫画界乃至世界漫画界独树一帜，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尤以《武大郎开店》广为人知。该漫画巧妙地借用了《水浒传》中的武大郎形象，保留了他身材短小的特点，但让他“荣升”为老板，并且老板“有个脾气，比他高的都不用”。借古讽今，尖锐地批评妒才、坑才的坏现象。此后，“武大郎开店”成为批评妒才妒能的新语在民间广为流传，足见其影响之大。1980年《方成漫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漫画个展，为方便观众欣赏，方成运用水墨技法，将100多幅漫画画到宣纸上，首创“水墨漫画”。个展引起轰动，全国各地纷纷向中国美术馆借展，由此拉开巡展序幕。方成的漫画艺术，被公认为以构思奇特、意念鲜明见长，让人在会心一笑之余，久久回味。



方成漫画《相马》。

方成不姓方，本名孙顺潮。他在大学学的是化学专业，可是他酷爱漫画，抗战结束，便从四川一家化学研究所离职，前往上海开启漫画生涯——笔名方成，由此诞生。



方成漫画《相马》。

感情深厚，曾在《观察》周刊担任漫画版主编

方成不姓方，本名孙顺潮；他原本也不是学漫画的，在大学学的是化学专业。可是，他酷爱漫画，抗战结束，便从四川一家化学研究所离职，前往上海，漫画事业自此开始——笔名方成，由此诞生。

据其生前所著的《方成自述》一书记载，他曾担任《观察》周刊漫画版的主编。这是由知识分子储安平1946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时政性政论杂志，曾颇具影响力。方成是一九四七年春进入该杂志。据他生前回忆，当时，作品都是在住所画

的，编成后才送到《观察》编辑部交储安平。“我是从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储先生是复旦大学教授，是一位长者，所以我们之间有如师生关系。”

1947年冬，上海白色恐怖加剧，方成避居香港，加入了由共产党人组织的“人间画会”。虽然在上海待的时间不长，但方成对这座城市有着深厚的情感。2007年，方成写信给上海，表达了捐赠部分手稿给上海的心愿，并促成了2010年4月上海动漫博物馆的建成。“这是方成对上海的钟情，也是他对中国漫画的期许。他说，上海既是中国漫画的诞生地，又是漫画曾经取得重大发展和辉煌成就的地方。”